



市井话本

我没事 我很好

胡剑英

母亲的往事

凌奉云

叫了碗碱面，盖青椒炒肉码子。我才吃几口，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，突然把罐啤酒顿在桌面上：

“我认得你！干杯！”

真倒霉，一早就碰到个酒疯子。我往粉店里走，没想到他跟进来，坐在我对面，仍盯着我看，眼里织着血丝。

“我认识你！你爱好文学，性格内向！别不承认！”

我有点惊讶了，心想，这个有点醉意的男人怎么这么了解我？我打量着他，黑瘦，萎靡，牙齿也是黑的，趿拉着拖鞋，一副吊儿郎当样。

他把桌上的啤酒往我前面推，说起我的姐姐、姐夫，又问：你老爸怎么样了？邻居黄伯是否还健在？

我冲口而出：你到底是哪个？

他报出名字，我记起原来他和老婆租住我家一楼，开个干洗缝纫店。

他老婆红妹子漂亮能干，婚前追求者不少，他一怒为红颜，常和他们打架，赢得了芳心。我只是他的假想敌，彼时我已有中意女友，对红妹子因为房屋而欲嫁我的想法很是反感排斥。

可惜他不知珍惜，常常喝得酒醉迷糊的，打骂老婆和孩子，老婆几次跟他提出离婚，他就是不同意，还请来了电视台记者调解，当着那么多观众的面叩头认错。事后却又故态重萌，争吵不断。

后来，他们一家三口搬出去了，听说他老婆终于和他离了婚，和一个同学组建了幸福家庭。离婚不久，又逢逢上，开朗霸蛮的他精神竟出现问题了。我妈和我妻子在路上碰见过他，皆避之不及，不想和他“叙旧”。

“你有事嘛？何解一个人在咯里吃面？堂客和细伢子呢？”他竟同情我，以为我是他的“难兄难弟”。你有事嘛？这几句，他问了我好几次，让我想到李商隐的诗句：“欲问孤鸿向何处，不知身世自悠悠。”我想说，谢谢你的善意，还是多关心自己，并努力跳出泥淖吧。

我知道，在一些人的眼中，我是怪人呢，沉默寡言特立独行，人到中年仍坚持读书写作，于碌碌生涯中求一份心安，只是苦了妻子，嫁个诗人，瘦成梅花。

我吃完面起身，对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我要上班去了，工资不高，做点事好。

在单位换工作服时，我和妻子通电话，说起今早奇遇。妻子竟很担心，生怕我被酒疯子打了。她提醒：被疯子打了有账报的哩！

我没事，我很好。这样的安慰话一说出来，我自己也笑了。我对他讲的正是这样一句话呀！

物”的窘境和母亲朴实的话语，我的心头就会涌上一股莫名的酸楚与自责。

三年困难时期，闹饥荒，饿死了不少人，我们村一个许姓家里一年之内夫妻和女儿相继死去，剩下的独子便成了孤儿，是母亲收养了他，为他提供吃、穿、住，他便帮助母亲照看我（我不到两岁），之后送他读书、当兵，使之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，母亲对他视同己出，他待母亲胜过亲娘。母亲行善无数、德厚流光，也深深地影响了我。我参加工作后接过母亲的“爱心接力棒”，尽力帮助“二奶奶”一家；还十年如一日帮助残疾青年朱运新，使之走出了病痛的阴霾；镇村修路、建学校、组里建堂屋，我都带头捐钱。

母亲虽生在农村，却亭亭玉立，心灵手巧。母亲为了能让我们穿得体面些，特地添了一台缝纫机。从未学过缝纫的她把旧衣服拆下来做裁剪图样，照葫芦画瓢。刚开始做，看上去有点别扭，多做几件后并不比店里买的衣服差。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因为学习成绩好，老师要我代表村小去乡里完小参加学习经验交流，还要发言。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，她非常高兴，却因为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而犯了愁，思来想去，只好把过年都舍不得杀的两只下蛋的鸡卖了，换回几尺布，连夜挑灯赶做衣服。第二天，我穿着母亲做的新衣，登上了乡里完小的讲台。登时，同学们都投来了艳美的目光，而我却模糊了双眼。每念及此，我的眼里都会噙满泪水。

不仅如此，母亲还会一门绝活，那就是作“豆腐”。她能把一粒粒黄豆制作白豆干、油豆腐、豆腐脑、豆笋、豆腐乳、霉豆干、霉豆渣等近10个豆制品。母亲作豆腐用的是井水、烧的是柴火、碾压的是石磨。她能把握好火候，所以作出来的豆腐又鲜又香又嫩，吃过的人都觉“食犹未尽、回味无穷。”由于母亲手艺精湛，每逢春节，乡亲们排队来我家作豆腐。他们挑来木柴、大豆，并负责磨浆、烧水，母亲负责榨浆、拌浆、点浆。作一套豆腐、收一筒米抵做工钱。过一个春节，母亲要作百来套豆腐，收入百来斤米，母亲靠的就是这点手艺把我们养大。记得有一年腊月廿六，小弟还差两个月出生，年近半百的母亲挺着大肚子提着百来斤盛满煮沸豆浆的木桶，由于地滑、桶重，母亲的身体发生了倾斜，如果处理不当将“人仰桶翻”。紧急关头，母亲一只手插进了滚烫的浆桶，豆浆保住了，手却被烫成“狼牙棒”似的排排水泡。受伤后的母亲还不下火线，指导姐姐把当天的豆腐作完。

母亲虽只字不识，可无师自通、聪慧过人。母亲没上过学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，却能说会道、处事中庸。孩童时代，母亲经常给我讲“寝不言、食不语”“耕读传家久、诗书继世长”等名言警句，还给我讲故事、讲家训家风、讲风土人情。上学后，母亲鼓励我发奋读书，做一个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人。参加工作以后，母亲对我说：“要高调做事、低调做人，把人做好、把事做对。娘不求你当多大的官，只求别人不骂你的娘就行。”并给我讲父亲当村干部的一些事情，如

一个人再成功，

都不可能是全天下

所有人的偶像，唯独有

一个称呼，几乎是天下所

有人心中“伟大”的代名词，

那就是母亲！我的母亲生于1928

年农历五月十八日，年逾耄耋。

戊戌（2018年）端午，我们兄

弟4人相约回老家陪老母过节

并商议母亲寿庆事宜。40公

里的行程如春风一路、绚烂满

目。车刚停稳，便见先我而

至的兄弟仨正围坐在母亲旁

谈笑风生，其乐融融。母

亲坐姿端正、神情自若、

慈祥的笑声不绝于耳，令我

十分欣慰并勾起对往事的回忆。

打开记忆的闸门，往事如滔滔江水般涌来。母亲的少女时代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，衡阳保卫战期间外祖父在城里挑河水被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死；父母订的是娃娃亲，由于战乱，未至及笄的母亲迫不得已投靠父亲。一晃就是76个年头，母亲共怀10胎、临盆9个、成活7个；在那艰辛的岁月长河，别说小孩哺养成成人，仅怀孕生子就够呛了。然而，母亲做到了，她把我们的兄妹7人拉扯养大、开枝发叶，现膝下有子孙50余个；培育出10多个大学生、1个研究生、1个副高级工程师，我还走上了处级领导岗位。这其中的艰难困苦谁能懂？真可谓吃尽了酸咸苦辣，饱经了雨雪风霜，踏平了山壑沟坎，阅尽了人世沧桑……

母亲虽出身贫寒，但乐善好施，出手大方。我的老家自然条件恶劣，干旱缺水、土贫地瘦、交通十分不便、经济非常落后。童年的记忆里，我们家一年有一两个月缺粮，靠土豆、小麦、高粱甚至红薯渣渣、树叶充饥。我们生产队的男人大多姓凌，记得有一户女主人姓万，年龄比我母亲小，辈分却比我母亲大，她的丈夫在家里排行第二，所以管她叫“二奶奶”，也有7个孩子。记忆中，她家更穷且脾气不好，经常与人家吵架。男主人很忠厚，但只会干些粗活。她的大儿子从小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，走到哪咳到哪、吐到哪，干不得重活。这一家子在生产队里常被嫌弃和不受待见。就是这家人，经常缺吃少穿，每到青黄不接时节，总会叫小孩到我家来借米、借盐、借油。因为大家都穷，借的也都不是太多，往往是一筒米（大概一斤），一杯子油（大概一两），一调羹盐（不足一两），为了面子过了十天半月便换个孩子来借，每年至少要借个两三次，一直到“尝新”（吃新收的稻子做的饭）为止。虽然，我家也不富足，但母亲从来没有让他们空手回过。有一次我不解地问母亲：“我们自己都吃红薯，怎么还把米借给他们？”母亲说：“你奶奶在世的时候，经常做善事，叫花子来了都要抓一把米，何况还是邻里乡亲呢？”每当我回想起“借